



趙志軍 (畫大野牛之類)

到達呼倫貝爾的第二天，我們首先去了扎蘭屯市吊橋公園。園內的吊橋於1905年由沙俄所建。這座「吊橋」是公園最具盛名的景觀，由兩根巨大的鐵索懸空而成，上繫42根細鐵索，橋面鋪以木板。行人走在橋上，如輕舟蕩漾於水面，悠悠晃晃，頗有飄然若仙、心曠神怡之感。公園內還有望湖亭、三角亭、環行湖、月型拱橋、一柱亭等景點。古木參天，楊柳婆婆，亭台錯落，綠草如茵，可謂一步一景。

葉劍英元帥「雅魯河畔扎蘭屯，幾派清流擁水村」的著名詩句鑲嵌在影壁牆上，老舍、李准、葉聖陶等一大批文人墨客也在此留下詩作。

我在一柱亭上觀景，望着清澈的雅魯河，即興畫了一幅水彩畫——《雅魯河畔》，後來這幅作品還參加了呼倫貝爾水彩畫作品俄羅斯展。

臨近傍晚，夏日的天色依然明亮。周師姐帶我們參觀了扎蘭屯師範學校。一進校門，正對着一座近現代俄式建築，是學校的圖書館；左邊是綜合教學樓，右邊是正在趕工的學生新宿舍樓。大操場後面有一排排平房，音樂、美術、體育教研室各佔一長排。學校條件雖不算優越，但歷史較為悠久。末代皇帝溥儀曾在那座俄式建築中小住，那幢樓當時尚未作為圖書館，「文革」時期紅衛兵放火也未能將其焚毀——那棟水泥混凝土建築的牆厚達1米，屋頂包鐵皮，門也有2吋厚，分外結實，這一切都讓我對這所學校印象深刻。後來我在此工作多年，內心留存的全是美好的回憶。我所任職的這所學校於2001年成立了呼倫貝爾市嶺東高級中學，後幾經波折，於2015年，與內蒙古扎蘭屯林業學校、農牧學校、衛生學校這三所同樣擁有悠



胡忠陽

中國人的講禮節、重情義，沉澱在很多成語裏，《詩經》中就有兩個，「投桃報李」和「投木報瓊」——投我以桃，報之以李。（《詩經·大雅·抑》）

投我以木瓜（木桃、木李），報之以瓊琚（瓊瑤、瓊玖）。（《詩經·衛風·木瓜》）

初讀《詩經》，即為這些具有美好象徵意義的詞兒所傾倒。上古先人舉止既天真活潑，內心又何其深摯而婉轉！我們民族知恩圖報的優良品格，原來那時就已完成了形塑。

記得當年領讀《詩經》的先生講，「投桃報李」已夠意思，「投木報瓊」更勝一籌——「你贈給我果子，我回贈你美玉」，回報的要比受贈的價值大得多呢！其中的「木瓜」並非熱帶、亞熱帶所產番木瓜，而是本土原產，跟「木桃」、「木李」同科同屬，可一概稱作「木瓜」的。三樣「木」字頭的瓜果，差別只在果實的大小與形狀不同，聞起來都香馥馥，卻無不肉艱味澀，不堪生啖，僅可作為止咳祛濕的藥……

先生來自中原以北，大約也未曾見過「木瓜」，無法解釋《詩經》時代，木瓜既然遍及黃河流域和大江南北，算不上珍稀，為什麼古人獨獨就挑了它來表情達意，歌之詠之。作為學生的我只能想，其奧秘若在其香，那香氣得有多麼好聞，才當得美玉酬答啊！

鄉下長大的孩子，「多識於草木鳥獸蟲魚之名」，至少對周圍百里範圍



文公子

以往，香港商界一直有「High Tech 搵嘢，Low Tech 撈嘢」之說，經濟主要靠金融地產貿易旅遊等推動。回歸後，特區政府提出創辦數碼港，股市增設創業板，令發展科技一度大受注意。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者，莫如人稱「小超人」的李澤楷，收購得信佳集團後改稱盈科數碼動力，股價即如火箭飆升，最後更成功收購香港最大的電訊集團香港電訊。2000年8月香港電訊改稱電訊盈科，不過股價卻開始下跌。有人戲稱改錯名，由香港電訊變成電訊仍fall。俟後，不少投資者都對科技股敬而遠之。

文公子在2000年時，剛好加入了香港電訊，負責網上商店的業務拓展，以及集團旗下消費者雜誌《i.SHOP購物指南》的編務出版事宜。文公子人在前線，適逢其會，感受到科技不應是股票炒作的工具，

奔赴呼倫貝爾(二)

久歷史的中專學校合併，組建了扎蘭屯職業學院。這都是後來發生的事情了。

到達呼倫貝爾的第三天一大早，周師姐陪我們直奔北郊的秀水郊野公園。秀水風景區位於城北2公里的羊鼻樑山下，雅魯河分出一道河汊，流至此處，隨山勢蜿蜒形成一個半月形河灣。這裏青山疊翠、碧水迴環、林木葱蘢、蝶戀蜂繁。

一灣河水映襯青山，遠望黃昏霞光落入河中，如胭脂般嫵媚，飛光溢彩，染紅河水，人們將這片湖光山色稱為「秀水」。若要領略其迷人風光，需登高遠望。我們沿着陡峭的石階拾級而上，登上山巔的望景亭、秀水亭，喘息之間放眼遠眺，風光無限好。我的水彩畫作品《新綠》便誕生於此。我被這片美麗的土地徹底征服，從此心生嚮往與愛戀……

當晚零時，我們踏上唯一的綠皮草原列車，經過兩天一夜漫長的旅程，返回內蒙古師範大學。在填寫大學畢業分配志願表時，我在志願一欄鄭重寫下：服從組織分配，申請到高寒邊遠的呼倫貝爾工作。（完）



●《逝者如斯夫之二》70cm×70cm 紙本設色。 作者畫作



沈西城

亦舒不好惹，你讚她，不一定高興；批評她，捺不住，火來了，一頓臭罵少不了。許久前我便認識亦舒，不大來往，她是倪匡的妹妹，說也奇怪，我跟他哥哥什麼都能談，可同亦舒一點都談不來。其實能跟亦舒做朋友的男人不多，算起來，大抵也只有去世不久的蔡瀾和岳華吧！在她筆底下出現的男性只有兩種：一種是極其讓她欣賞、一種是極其讓她憎厭。前者有岳華、蔡瀾，後者不勝枚舉。後者中也有沉不住氣，跟她爭辯不下，結果不了了之的。

我也曾同亦舒有過一趟不大不小的爭論，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，何錦玲女史小小菜館請吃飯，席上有亦舒。她難得參加這種聚會，聞名不如見面，亦舒不算漂亮，卻有獨特的氣質。飯吃至半途，不知誰挑起了懷才不遇的話題。亦舒興致來了，搶住說：「這世界哪有懷才不遇的？懷才必遇，不遇，是沒有懷才。」跟着誇啦啦地發表她的議論。眾人沉默，沒人提反駁。我年少氣盛，沉不住，插口道：「倪小姐，懷才必遇，那又未必是。世界上少才華獨具，不被重用。遇，要有機緣配合，否則只好自嘆倒霉。」這番話可徹底激怒了亦舒，瞪着眼，振振有詞向我辯解。我也堅持己意不退讓，唇槍舌劍，鬧得不亦樂乎，直到何錦玲打圓場方止。

亦舒對我的印象自然不太好，李默告訴我那天夜裏，她跟亦舒同車過海，在車上亦舒不斷埋怨我。我可從沒生過她的氣，反之，還有點喜歡她。為什麼呢？不喜歡我，甚至討厭，就直勾勾地說出來，毫不投鼠忌器，這總比那些暗箭傷人的傢伙可愛得多。那年代亦舒已是紅作家了，雜文短小精悍，調皮中帶點刻薄，略有辣味，自成一格。她敢挑戰權威，向金庸爭取加稿費，加得不滿意，就在《明周》上大罵。

除了雜文，小說是亦舒另一把匕首，俘虜萬千讀者。她的小說，前期的我喜歡《家明與玫瑰》《玫瑰的故事》，後期，傾向於《艷陽天》《花常好月常圓人長久》。有人將她跟張愛玲相比，這不公道，兩人風格迥異，才華不同，各有優點，亦各有不足。只不過一個年近八旬的女作家，至今仍能筆耕不斷，年有新作，你豈能不佩服！

聞香識木李

的樹木都能叫出名字來。「投桃報李」和「投木報瓊」指向的名物，盡皆出於上古時期衛國，想那浪漫優雅的「衛風」浩蕩於黃河中下游左岸大地，衛地先民對木瓜、木桃、木李一定再熟識不過，而隔河後生、年近而立才徙居嶺南的我，卻渾然不識這種高具物形外價值的尤物，是它們因氣候變遷而消逝了，還是我對其疏於觀察、昧於識見？前些年有消息說，已晉身城區的我老家某大街旁，栽種了從秦嶺餘脈熊耳山移來作綠化的木瓜樹，果實成熟時，有居民以為是梨，眼熱摘食，詎料堅硬酸澀，鬧出笑話……遂知木瓜在北方既未經跡，也還不獨我一人陌生着它，而那被誤認為梨的應是「木李」，也叫木梨的，是中醫所稱的「光皮木瓜」。

天下聞名的洛陽龍門石窟正處熊耳山尾段，我老家距此只有十多里路。幼時隨父母經由龍門大橋往返城鄉，常去攀爬盧舍那大佛尊居的龍門西山摩崖。猶記得崖壁上亂泉細咽，攢聚到崖下苔池，透徹得能數清水底細微的麻蝦。那時不知西山背後出溫泉，後來還開發出了大湯池、小湯屋供人洗浴；更不想有一天我會在這裏遇見彷彿等待了三千年的木瓜樹，並識認到其中我認為最妙不可言的木李。

庚子年中秋，因惦記病中的母親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並藉機偕小妹小弟帶母親去龍門西山後的湯屋療養。湯屋依山羅列，各各小院高牆。院內都栽有同一種樹木，枝葉越牆交織，蓊

鬱連綿，其間醒目掛着皮色黃白的纍纍果實。問過工作人員，知這些果樹便是木瓜，湯屋開業後種下的——內心驚喜得彷彿他鄉遇了故知。

推開湯屋的院門，入眼即見牆腳的兩棵木瓜樹，杯口粗樹身上孔突歷歷，但十分滑順；樹下躺着幾枝落果，光潔如梨，長橢圓的形狀，大小正可一握。想起《詩經》的譯註文字，確信這些落果乃是木李。撿起一枚，但覺堅硬沉實，湊至鼻尖，立刻被一種極為正點的雅致的香味兒征服，久久不忍釋手……

那香味兒的純正，可用「增之一寸則賤，減之一寸則脊」來形容，一時蓋過了我在嶺南30年來至為陶醉的米蘭和桂花的芬芳。

從《詩經》開始，「投桃報李」、「投木報瓊」常被用來表達愛情和友情——「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」，表達的都是對他人情意的格外珍視。特別是縮略為「投木報瓊」的《衛風·木瓜》的詩句，清朝時即被人嘆為「千古交情，盡此數語」。

風動葉喧，暗香氤氳。數着小院樹下的落果，私心猶感不足。枝上有木李拳拳，觸手可及，望之又羨，終是不忍攀折……且把匠地的木李悉數撿起，異日帶回嶺南去——這些飽滿結實的果子，一定會香遠益清。

香馥滿懷之際，恍然想到是誰「投我以木李」？是眼前不期而遇的嘉木，還是那卷「思無邪」的《詩經》，還是……？而我，又該報之以什麼呢？

亦舒不好惹

亦舒不好惹，你讚她，不一定高興；批評她，捺不住，火來了，一頓臭罵少不了。許久前我便認識亦舒，不大來往，她是倪匡的妹妹，說也奇怪，我跟他哥哥什麼都能談，可同亦舒一點都談不來。其實能跟亦舒做朋友的男人不多，算起來，大抵也只有去世不久的蔡瀾和岳華吧！在她筆底下出現的男性只有兩種：一種是極其讓她欣賞、一種是極其讓她憎厭。前者有岳華、蔡瀾，後者不勝枚舉。後者中也有沉不住氣，跟她爭辯不下，結果不了了之的。

我也曾同亦舒有過一趟不大不小的爭論，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，何錦玲女史小小菜館請吃飯，席上有亦舒。她難得參加這種聚會，聞名不如見面，亦舒不算漂亮，卻有獨特的氣質。飯吃至半途，不知誰挑起了懷才不遇的話題。亦舒興致來了，搶住說：「這世界哪有懷才不遇的？懷才必遇，不遇，是沒有懷才。」跟着誇啦啦地發表她的議論。眾人沉默，沒人提反駁。我年少氣盛，沉不住，插口道：「倪小姐，懷才必遇，那又未必是。世界上少才華獨具，不被重用。遇，要有機緣配合，否則只好自嘆倒霉。」這番話可徹底激怒了亦舒，瞪着眼，振振有詞向我辯解。我也堅持己意不退讓，唇槍舌劍，鬧得不亦樂乎，直到何錦玲打圓場方止。

亦舒對我的印象自然不太好，李默告訴我那天夜裏，她跟亦舒同車過海，在車上亦舒不斷埋怨我。我可從沒生過她的氣，反之，還有點喜歡她。為什麼呢？不喜歡我，甚至討厭，就直勾勾地說出來，毫不投鼠忌器，這總比那些暗箭傷人的傢伙可愛得多。那年代亦舒已是紅作家了，雜文短小精悍，調皮中帶點刻薄，略有辣味，自成一格。她敢挑戰權威，向金庸爭取加稿費，加得不滿意，就在《明周》上大罵。

除了雜文，小說是亦舒另一把匕首，俘虜萬千讀者。她的小說，前期的我喜歡《家明與玫瑰》《玫瑰的故事》，後期，傾向於《艷陽天》《花常好月常圓人長久》。有人將她跟張愛玲相比，這不公道，兩人風格迥異，才華不同，各有優點，亦各有不足。只不過一個年近八旬的女作家，至今仍能筆耕不斷，年有新作，你豈能不佩服！



車淑梅

明天國慶節，我向歷史學博士、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邱逸私下請教，希望更了解國家和香港的種種，博士深入淺出地為我解釋，「如果看中國戰爭史，發生1萬人傷亡的戰爭超過2000多年，而且頻頻發生，歷史上我們面對最強大的游牧民族鮮卑、匈奴、蒙古，在秦之前已經懂得組織起來對抗大自然或大小戰爭，好厲害。中國近代史何時逆轉？就是這些人覺醒之後，由他們帶來新的民族結構。說到底我們不喜歡以戰鬥解決問題，但想像如果我們完全不戰爭的話，國土最多只可以去到黃河流域，因為我們是農業民族，打仗對國家不利，我們愛和平，但不代表我們不能打！」

「香港的情況，資料顯示1941年本地人口160萬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只有60萬，那段日子香港人受苦極多，但一定要強調我們同一時間有抵抗精神！」

博士著作甚多，其中包括《圍城苦戰——保衛香港十八天》《戰鬥在香港》等等，在寫作過程中東江縱隊對他的支持最多，特別是港九獨立大隊，「希望大家多了解普通戰士的生活，現時他們大多住在老人院，但講起那一段日子他們特別精神爽利！首先我以地區、職業、性別、工作等作分野，將所有資料認真校對，譬如他住在沙頭角，走兩個小時去到某個地方，怎樣證明？我要找學生走一轉。還有努力追查游擊隊到底有多少人？有多少人犧牲了？又救了多少文化人呢？雖然他們已變成了徐徐老矣的公公婆婆，但他們正正代表了香港人在那段日子的反抗力量。」

談到國家近況，博士強調2025年

邱逸博士談抗戰背後

是一個轉捩點，「國家跟美國在貿易談判上展現了另一種姿態。9月3日大閱兵將大量全新先進的武器亮相，要知道人類思維往往建立在軍事的想像上，令到中美之間逆勢了。香港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，如果中美拉力消除，我對香港絕對有信心。身為中國人的最大感受，我慶幸成為這一代最好運氣的中國人，過去二百年我們離開了中央位置，現在回歸C位，我竟然可以見證，感到光榮！」

「我常跟年輕人說，多了解國家因而找到生活，何樂而不為？人通常都會慕強，中國強起來會衍生一種新的文化信仰。我9歲的兒子好喜歡地鐵，他經常問爸爸你知不知道武漢13號線去哪裏？原來最快的地鐵在廣州，你知道時速是多少嗎？其實好的故事不講也會好的。」

國慶當日，博士會怎樣慶祝？「好簡單，放假在家中休息或者入場看電影，以一個輕鬆的態度，以一個有燈火的平常日子去度過，這亦是對近代數以千萬投入生命的前人的致敬。」

非常同意！我們要擁着民族自信，一代一代地過好先輩希望我們擁有的安樂日子！國慶節快樂！



●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邱逸希望年輕人多了解國家和歷史。 作者供圖



陳復生

不經不覺，「苗喵」已到我們家快5年了，從幼貓進入成年期，體型越見強壯，不變的是聰明、活潑、開朗、饞嘴、好奇，時而溫柔嬌嗲、時而獨立自主，卻善解人意，品性純良，靈性十足。

「苗喵」不僅是我們家庭的一分子，更是重要的核心成員。母親近年養成「足不出戶」的習慣，就是因為捨不得留下「苗喵」在家，當然還有另一位成員「豆逗」，都是母親的愛寵，「她」倆的受寵程度，跟我子女們兒時可媲美。就算外出晚飯一回，母親也不願獨留「她」倆在家由傭人照顧，更遑論出門旅遊。自「苗喵」回來後，母親和我們一起出外用膳的機會減少了許多，她說：「看見『她』倆依依不捨的眼神，實在忍心不了……」

尤其是「苗喵」，平時懶洋洋的，只要發覺母親梳妝，整理手袋、衣物，準備外出時，就會懂事地走進睡房，或跳上貓樹，一副沒精打彩，愛理不理的模樣，惹人憐惜！

每當夜闌人靜，是母親的黃金時刻開始，看時政新聞、文化歷史、旅遊

我們的守護神

地理等電視節目，從深夜凌晨，一直看到幾近天亮，而「苗喵」和「豆逗」總會沉靜地陪伴在側。母親倦了，「她」倆便緊隨她入房休息睡眠，形影不離！

從「苗喵」身上，讓我們更深刻體驗到聆聽、嫺靜和陪伴的重要，難怪許多人寧願跟貓咪相處而捨棄煩瑣社交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此刻，無聲勝有聲！感恩我兒把「苗喵」帶回家。傳說中的挪威森林貓，是北歐神話中負責拉著愛情女神弗雷雅戰車的妖精貓，擁有皇者風範，形態優雅，象徵力量與智慧，可追溯到逾千年的歷史。

「苗喵」不但身負挪威森林貓的優良傳統，更是親善大使和我們的守護神。



●「苗喵」身負挪威森林貓的優良傳統。 作者供圖



路芙

20年的電台生涯，如同一場華美的盛宴。我曾以為自己是這場盛宴中不可或缺的角色——手握咪高峰，聲音傳遍香江，與明星談笑風生，在娛樂圈中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那些年，發布會上的熱情握手、節目後的親密合影、節日裏源源不斷的問題短信，都讓我錯覺這浮華世界的溫情是真實的。

直到高層人士的轉變，我經營的節目無奈落幕，話筒被悄然收起。起初我並未在意，以為憑借多年積累的人脈，總能有新的出路。然而，現實給了我最清醒的一課。

記得在一次圈內聚會中，我迎面遇上曾經多次上過我節目的藝人。往日裏，他總是遠遠就展開笑容，親切地喊着我的名字。而那天，他的目光從我身上輕輕掠過，沒有絲毫停留，彷彿我只是一個陌生的透明人。我站在原地，竟不知該作何反應。

這並非個例。曾經無話不談的製作人，如今連信息都遲遲不回；曾經每周相約下午茶의搭檔，也漸漸消失在人群中。最讓我心寒的不是他們的疏遠，而是那種徹頭徹尾的漠視——彷彿那20年的交集從未存在過。

有整整半年時間，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。每天醒來，都要重新適應這

浮華過後 學會尊重自己

個沒有節目、沒有邀約、沒有「朋友」的新身份。我反覆思考，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，才會被如此對待。直到某個清晨，我看着鏡中憔悴的自己，突然醒悟：我什麼都沒有做錯，只是天真地錯過了這個行業的本質。

在這個名利場中，「人情」往往與「人在崗位在」緊密相連。當你失去平台和資源，你在他人眼中的價值也隨之消散。這不是個人的善惡問題，而是整個行業的運行規則。那些曾經的親密，與其說是真摯的情誼，不如說是對位置的尊重。

走出陰霾的那一刻，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清醒。我不再需要他人的認可來證明自己的價值，因為真正的價值從來不在別人的眼光裏。我開始學習尊重自己的經歷、尊重自己的感受、尊重自己的選擇。如今，我過着簡單的生活，卻擁有更豐盈的內心。偶爾在街頭遇見舊識，無論對方是否打招呼，我都能坦然面對。因為我明白了，人生最大的成功，不是擁有多少浮華世界的認可，而是能否在浮華散盡後，依然尊重自己、熱愛自己。

人在人情在，原是世間常態。看透了這一點，反而能夠輕裝上陣，活出最真實的自己。這或許就是20年娛樂圈生涯給我上的最後一課，也是最珍貴的一課。